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聖祖皇帝御製詩經注疏卷之二十八

宋紀二十八

起屠維作噩正月盡上章閏戊四月凡一年有奇

眞宗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大中祥符二年

遼統和二十七年

春正月丁巳朔召輔臣至內

殿朝拜天書自是歲以爲常

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

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祕閣校理劉筠唱和宣曲

詩述前代掖庭事詞涉浮靡帝曰詞臣學者宗師安可

不戒其流宕乃下詔風厲學者自今有屬詞浮靡不遵

典式者當加嚴譴其雕印文集令轉運司擇部內官看
詳以可者錄奏 帝自東封還羣臣獻賀功德舉國若
狂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盛事然願陛下謹于
盈成不可遂自滿假帝善其言卽召試中書庚午賜同
進士出身時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于
逸安而忽于兢畏願毋以盈成爲恃帝深納之 去冬
詔京師賜酺五日以二月五日爲始于是人早右僕射
張齊賢言宴樂陽事也甫經上元又將酺飲恐非所以
答天意請俟雨足乃如詔旨從之 以殿中丞孔勛知
曲阜縣兼檢校先聖廟賜緋魚勛請就先聖廟創立學

舍及于齋廳講說皆許之 已酉命戶部尙書溫仲舒
右丞向敏中與吏部流內銓注擬選人先是帝謂輔臣
曰吏部銓引對羣吏或經旬不入何也陳堯叟曰選人
甚多極閒稽滯因言舊有鎖銓之制帝曰今員多闕少
四時計選猶慮壅塞況鎖銓乎堯叟又請取舊省員復
置如六曹官凡百州乃得六百員王旦曰今選集待闕
者二千餘人縱增二三百員亦無益也乃詔仲舒等同
領選事以督之 是月以美人劉氏爲修儀才人楊氏
爲婕妤 遼主獵於瑞鹿原 二月令陝西發廩振糶
旱故也 辛丑分遣使臣出常平倉粟麥于京城四面

開入場減價糶之以平物價 己酉雨詔賜酺以三月
十六日爲始 庚戌布衣林虎伐登聞鼓上言國家遣
官祈雨車駕徧詣宮寺雖再雨而未足願去邪佞尸素
之臣明賞罰黜陟之令則天自雨帝曰所言邪佞尸素
當斥其名賞罰黜陟悉陳非當朕豈吝于采拔然姓林
名虎尙怪者也命中書召問虎無以對罷之 以盧多
遜子復州司士參軍察付吏部銓注簿尉察景德二年
舉進士禮部奏名在高等或言多遜子不當與科第故
特命爲州掾及是乃授親民官明年察奉多遜喪歸葬
襄陽又詔本州賜察錢三十萬 應天府民曹誠以貲

募工就成同文所居造舍百五十間藏書千餘卷博延
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命奉
禮郎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又署誠府助
教舜賓同文孫綸子也 癸丑太常博士知溫州李逸
言準詔禁金銀箔線裝飾服用之物伏見兩浙僧求句
金鉅珠玉銷末和泥以塑塔像有高表丈者毀碎珍寶
浸以成俗望嚴行禁絕違者重罪從之 封太常博士
陳從易祖母詹氏爲河閒縣太君從易以東封恩例當
封母妻請回妻封以及祖母故也 三月丙辰朔日有
會之 辛未帝御乾元樓觀醵自是凡五日 夏四月

丙戌朔遼主如中京營建宮室擇良工於燕薊董役二載郭郭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廡廡悉擬京師之制既成設祖廟景宗及太后御容殿宮中有武功殿遼主居之文化殿后居之池城湫濕多穿井以泄之居民稱便又設大同驛以待宋使朝天館以待新羅使來賓館以待夏使戊子昇州大火遣御史訪民疾苦蠲被火屋稅武勝節度使駙馬都尉吳元扈純謹謙遜在藩鎮有憂民之心待賓佐以禮處事畏敬所至能檢下未嘗踰矩奉身簡素鮮聲色狗馬之好所得祿賜皆分給親族之孤貧者于是受詔知徐州請對言臣族屬至多其堪

任祿仕者皆已奏薦不任者悉均奉贍之公主有乳媼
得入參宮禁處臣去後託以干所望陛下不納帝淡歎
其賢 分定天書及大駕儀仗別飾玉輅以奉天書題
榜曰天書玉輅 壬辰江淮發運使李溥言糧綱亦隨
行有少貨物經歷州縣悉收稅算望與蠲免從之 給
事中判集賢院种放得告歸終南山是日召見宴餞于
龍圖閣帝作詩賜放命羣臣皆賦且製序杜鎬辭以素
不屬文詔令引名臣歸山故事鎬誦北山移文其意蓋
譏放也 丙申入內供奉官鄭志誠自茅山使還言至
昇州見黃雀羣飛蔽日往往從空墜而又聞空中若水

聲帝曰是皆異常而州不以言何也因出占書示王旦等曰此皆民勞之兆若守臣知人疾苦能防于未然則可免禍今張詠在彼吾無慮矣先是城中多火詠廉得不逞之民潛肆燔焚者折其足而斬之由是遂絕己亥以三司使丁謂爲修昭應宮使初議作宮命謂經度謂欲殫國財用規摹宏大近臣多言其不可殿前都虞候張旻亦言土木之侈不足以承天意帝召問謂謂曰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宮崇奉上帝何所不可且今未有皇嗣建宮于宮城之乾地正可以祈福羣臣不知陛下此意或妄有沮止願以此諭之旻而王旦又密疏諫帝

帝諭之如謂所對且遂不敢復言于是特建使名令謂
專總其事 詔自今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所舉官
如進改後五年無過有勞幹者并舉主特加酬獎先是
帝謂宰臣曰舉官犯職則連坐而得人者賞弗之及非
所以勸也故有是詔 庚戌遼廢霸州處置使 甲寅
詔禁中外羣臣非休暇無得羣飲廢職 五月乙卯朔
詔追封孔子弟子充公顏回爲國公費侯閔損等九人
爲郡公成伯曾參等六十二人爲列侯宰相羣官分撰
贊 韶州獻頻婆果後以道遠罷之 壬戌詔兗州長
吏以天書降泰山日詣天貺殿建道場設醮以其日爲

天貺節令諸州皆設醮從知井州劉綜請也 丙寅召
宰相至龍圖閣觀道像又觀崇和殿瑞物凡四百餘種
王旦等稱賀是日以昭應宮興工宴丁謂以下仍賜役
卒緡錢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錢塘楊侃請令諸州
屬縣無道胥吏下鄉追事從之 代州地震 六月丁
酉詔修昭應宮役夫三伏日執土作者悉罷之時丁謂
欲速成請三伏不賜休暇王旦言當順時令乃降是詔
先是琦應沓至知制誥王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
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及帝既受符
命大建玉清昭應宮復上疏曰國家受殊祥膺祕籙就

嚴城之北隅啓列眞之祕宇經始以來庀徒斯廣功極
彌年費將巨萬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爲不厚矣然臣
以爲今之興作有不愆之事五焉赫立之宮規制宏大
凡用材木莫非輹楠般運赴宮尤傷人力雖云只役軍
匠寧免煩擾平民況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愆之事一
也方畢封崇復茲興造內帑傾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
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斂之惟艱此未愆之事二也禍起
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眾畢臻所役諸雜兵士
多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竄郊廛狗偷都市有一于此足
貽聖憂此未愆之事三也王者舉動必遵于時令臣謹

案孟夏無發大畝無起土工無伐大樹今肇基卜築衝
冒鬱蒸似擾坤厚乖違前訓矧復旱暵卒瘁比屋罹災
得非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愆之事四也臣竊聆符
命亦言清淨育民乃過興剗剗之功廣務雕鏤之巧屢
殫物力未協天心此未愆之事五也伏望思祖宗之大
猷察聖賢之漢戒止敦樸素無取瑰奇俾海內知陛下
重愛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方今疆場甫定民俗苟完關
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氓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
亦恐未復田廬秋冬之間饑歉是懼願陛下畱神垂鑒
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 帝自景德四年以來不復出

獵王寅詔五方鷹鵠量畱十數以備諸王從時展禮餘
悉縱之 庚戌帝御崇政殿親試進士諸科賜進士梁
固等及第出身有差固顥之子也初以顥遺蔭賜進士
出身服除詣登聞鼓前命顥赴鄉舉許之 昭應宮初
相地止盡內殿直班院丁謂等復請增衍之多黑土疏
惡乃于東京城北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
日役工數萬上以道里稍遠憫其負擔之勞王戊詔三
司以空船給昭應宮運土仍浚治渠道 秋七月甲寅
朔遼境霖雨潢河諸水皆溢漂沒民舍 丁巳置糾察
在京刑獄司以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湘領之 三司

請出內藏綾萬匹以助經費從之 復以萬安宮爲滋
福殿 先是有詔減鄜延路駐泊兵九指揮歸營乙丑
鈐轄李繼昌等言邊防備豫望許如舊帝以西邊安靜
冀省轉輸之勞不許 辛未以昭應宮爲玉清昭應宮
戊寅詔封元聖文宣王廟配享先儒魯史左邱明等
十九人裔爲伯贈蘭亭侯王肅司空當陽侯杜預司徒
命近臣各撰贊 庚辰侍御史趙湘判三司都催欠司
彭惟節等條上封禪赦前天下逋負總千二百六十萬
七千悉除之 八月帝欲擇官知審刑院謂宰臣曰當
須詳悉法令之人王旦曰今司法有人知院者但能曉

達事理詳究物情不必熟法令者帝然之 祕書丞戴
溫其上言漢以霍山爲南嶽望令壽州長吏春秋致祭
詔禮官與崇文院檢討詳定上奏言奉祀已久難以改
制其霍山如有祈請及別敕致祭卽委州縣奉行從之
後宮杜氏昭憲皇后姪女也帝禁銷金甚嚴還自東
封杜氏乃服以迎車駕帝見之怒遂令出家洞眞宮爲
道士由是天下無敢犯禁者 知雜御史趙湘言臣聞
朝廷之儀進止有度伏見常參文武官每日趨朝竝早
赴待漏院候開內門齊入今以辰漏上始放朝故多後
時乃入望許令知班驅使官二人常在正衙門視之有

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風雨寒暑稍甚卽多稱疾請假望
委御史臺酌度聞奏遣官診視如顯有誑妄卽具彈劾
從之 九月壬子朔入內供奉官王承勛言準詔于洺
州塞漳河水日本州差權推官祖百世監督兵夫頗見
勤勉望卽授正任帝曰州縣官除幕職皆自特恩內臣
豈當論請卽令吏部銓擬官代之 先是命供備庫使
謝德權決金水河爲渠自天波門竝皇城至乾元門歷
天街東轉緣太廟皆甃以礧甃樹之芳本車馬所度又
累石爲梁閒作方井宮寺民舍皆得汲用復東引由城
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丁卯德權奏功畢詔宗正告

廟室賜役卒緡錢 司天言太陰當會之既翼日皇帝

本命請禱祀之帝曰經躔已定何可祈也不許既而候

之不虧宰臣表賀 壬申邵州防禦使廣平公德彝言

女適殷直郭中和家族頗眾欲別置一第帝曰中和有

父母從其請則婦事舅姑之禮闕矣不許 乙亥無爲

軍言大風拔木壞城門營壘民舍厭溺千餘人詔內臣

恤視謁來年租收瘞死者家賜米一斛 先是帝謂王

旦等曰朕在東京講尙書凡七徧論語孝經亦皆數四

今宗室諸王所習惟在經籍昨奏講尙書第五卷此甚

可喜于是召寧王元偓等赴龍圖閣觀書目帝諭之曰

宮中嘗聽書習射最勝它事元偓曰臣請侍講張穎說
尙書閒日不廢弓矢因陳興謨之義帝喜乃詔每講日
賜食命入內副都知張繼能主其事尙慮元偓等輕待
專經之士又加訓督焉 是秋京西河東陝西江淮荆
湖路鎮定益梓邛密等州言豐稔京師粟斗錢三十

冬十月癸未雄州奏遼改築新城帝謂輔臣曰景德誓
書有無刦修城池之約今此何也陳堯叟曰彼先違誓
修城亦此之利也帝曰豈若遺利而敦信乎宜令邊臣
詰其違約止之 濠州民齊容坐惡逆逃亡會東封首
露州用赦原之知定遠縣王仲微言通判度支員外郎

總況受審錢三百千不以上聞請重置其罪詔特斬睿
論況枉法除名爲民 御史中丞王嗣宗言許州積水
害民田益惠民河不謹隄防每歲決壞卽詔閤門祇候
錢昭厚經度之昭厚請開小潁河分導水勢昭厚言泄其
上源無乃移患于下流乎昭厚不能對判陳州石係吉
復言此河浸廣則郡當水衝爲害甚大乃命白陂發運
判官史瑩視之瑩請修頓固雙斗門於減水河口爲束
水鹿港以均節壅湍奏可因詔三班選幹局習事者巡
護隄岸殿最如黃汴法自是吏謹其職水灾稍息 甲
午詔天下竝建天慶觀時罕習道教惟江西劔南人素

崇重及是天下始徧有道像矣殿中侍御史張士遜上

言今營造競起遠近不勝其擾願因諸舊觀爲之詔從

其請

致異蘇州圓妙觀有寶慶二年重修天慶觀記高之問撰云大中祥符二年秋七月詔天下建道觀

名曰天慶殿中侍御史張士遜請以舊觀改爲毋或擾民據碑似此事在是年七月但長編繫於十月今從之

御史中丞權判吏部銓王嗣宗輕險好進澆詆馮拯

之短而結王旦弟旭使達意于旦以爲助旦疾其醜行

因力庇拯嗣宗大恚會人不雨嗣宗請對因摭拾知制

誥王會從妹夫孔冕被會誣構及侯德昭援救敘排李

永錫坐贓除名復引充舊職等事欲以傾旦帝曰止此

乃致旱邪嗣宗理屈復以它辭侵旦旦不之抗乃已是

月嗣宗請對言刑政有失致成災沴因復言孔晃冤枉
播在人口而王曾尙居近班願示退黜臣請露章以聞
帝謂王旦等曰曾實無罪若嗣宗上章亦須裁處旦曰
晃不善之迹甚眾但以宜聖後不欲窮究謂其冤枉傷
和氣恐未近理翼曰嗣宗復對且謝前言之失帝優容
之十一月王子朔知鄧州張知白言陝西流民相繼
入境有欲還本貫而無路糧者臣誘勸豪民出粟數千
斛計口給之以半月爲準凡就路總二千三百家萬二
百餘口其支貸有餘者悉給貧老詔獎之 衛尉卿權
判刑部慎從吉言準淳化三年敕諸州所奏獄空須是

司理院州司倚郭縣俱無繫囚又準後敕諸路自今獄
空夏不降詔獎諭臣伏見提點刑獄司所奏獄空多不
應舊敕外州妄覲獎飾沽市虛名近邪滄二州勘鞫大
辟囚于詿誤數人裁一夕卽斬決前代京師決獄尙五
覆奏蓋欲謹重大辟豈宜一日之內復決死刑恐有冤
濫但務獄空欲望依準前詔不行獎諭從之 丙辰帝
作文武七條戒官吏謂宰相曰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
諸葛亮有武臣七戒朕今參求要道以儆勵羣臣又思
先朝以儒行篇賜近臣今可并賜一軸 甲子詔諸路
官吏有蠹政害民辨鞠得實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司

不能舉察者論其罪先是知秦州齊化基知鄜州何士
宗皆坐賊抵法監司初不以同故申救之 帝謂宰相
曰問隴州推官陳漸不能謹潔轉運使以堯安諸姪不
能案舉昨因違越被劾堯安特爲請令罷任自今倘如
此必正其罪 十二月乙酉遼太后不豫戊子肆赦辛
卯遼太后殂年五十七太后明習政事能用善謀素嫻
軍旅澶淵之役親御戎車指麾三軍賞罰信明將士用
命教遼主以嚴遼主初卽位或府庫中需一物必詰其
所用賜及文武臣僚者與之不然不與遼主旣不預朝
政縱心弋獵左右有與遼主諧謔者太后知之必杖責

其人遼主亦不免詬問御服御馬皆太后檢校焉歸政
未幾而殂遼主哀毀骨立哭必臥血 辛丑三司使丁
謂等上泰山封禪朝覲祥瑞圖百五十昭宣使劉承珪
上天書儀仗圖召近臣觀于滋福殿俄又示百官于朝
堂 遼天平節度使耶律信寧以太后之喪馳騎來告
涿州先牒雄州雄州以聞甲辰詔廢朝七日令禮官詳
定服制復命太常博士王隨爲祭奠使太常博士王曠
等爲弔慰使賻以衣五襲綾羅布帛萬匹乙巳遼賀正
使耶律特曷古舊作突魯古今改入見既還館令客省使曹利
以涿州牒示之戊申告哀使耶律信寧至問門使受

書進內詔特魯古等就開寶寺設位奠哭百官至都亭驛弔之己酉帝于內東門制服發哀羣臣進名奉慰

趙德明帥所部出侵回鶻長星晝見德明懼而還 是

歲遼始御前引試進士放劉三宐等三人

三年

憲統和二十八年

春正月种放歸終南山帝謂宰相言放

隱居力學嘗言古今殊時不當背時效古此最近于理乃詔放赴闕放表乞賜告帝許之又作歌以賜并資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放爲弟汝求官卽授祕書省正字 知天雄軍寇準言振武勇士接送邊使過境臣已各給裝錢帝謂輔臣曰寇準好收人

情以求虛譽鄉等今見之矣乃詔諭準不當擅有給賜
命備錢償官 二月遼主如長樂 乙酉丁謂請承天
節禁屠宰刑罰從之 癸巳昇州民以知州張詠秩滿
願偕畱卽授工部尙書令再任仍賜詔獎焉 交州黎
至忠苛虐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爲至忠親任乃逐至
忠出城而殺之其二弟明提明昶爭立公蘊又殺之自
稱畱後遣使奉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效尤
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事授以官爵
右僕射判都省張齊賢言玉清昭應宮積畫符瑞有
損謙德及違奉天之意又屢請罷土木之役不聽辛丑

齊賢出判孟州 閏月甲寅冬官正韓顯符造銅候儀
成井上所著經十卷其制則本唐李淳風及一行之遺
法云 己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諸軍歲給帛
七十萬當春時民多匱乏常假貸于豪右方納租稅又
償逋欠以故工機之利愈薄請官預給帛錢俾及期輸
送民既獲利官亦足用詔從之仍令優與其直後遂推
其法于天下 甲戌增葺射堂爲繼照堂設帟張樂許
士民游觀三日 三月壬辰以權靜海軍雷後李公蘊
爲靜海軍節度封交趾郡王賜衣帶器幣 丁酉帝謂
王旦等曰自北鄙修好疆場不聳朕居安慮危罔敢暇

逸嘗著文自警置之座右乃出貴康食珍田夫吟念農
歌自戒箴以示旦等 癸卯遼上太后諡爲聖神宣憲
皇后 帝作念遼詩賜近臣和帝謂輔臣曰將帥才難
今雖天下無事然兵不可去職不可忘古之道也馬知
節曰將帥之才非可坐而知之願臨事機變如何耳咸
平中將帥才略無間措置未便不能禦寇蓋以未得其
人故也帝曰知節久任邊防何策爲善知節曰邊防之
地橫互雖長然據要以扼其來路惟順安軍至西山不
過二百里若列陳于此多設應兵使其久莫能進眾將
疲弊時以奇兵輕騎逼而擾之如敢來犯卽命將深入

力戰彼必顛覆不服今諸將喜用騎兵以多爲勝且騎兵之多者布滿川谷而用之有隄苟將進而前小有不利則莫之能止非所謂節制之師也臣嘗謂善用騎兵者不以多爲貴但能設伏觀寇兵之多少度地形之險易寇少則逼而擊之眾則聚而攻之常依城邑以爲旋師之所無不捷矣時遼人已盟大臣方言符瑞知節每不然之嘗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因自陳年齒未算五七年間尙可驅策如過方有警願預其行但得副部署名目及良馬數匹輕甲一聯足矣帝以爲然乃命製銅鐵鎖子甲賜之夏四月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駙馬

都尉石休吉卒于京師帝廢朝三日贈中書令諡莊武
屬孟夏享太廟未卽臨喪遣使諭其家禮畢乃臨哭之
休吉累世將相家富于財性驕倨歷藩鎮待屬吏不以
禮帥大名時葉齊查道皆知名士悉命械頸以督糧邇
帝嘗賜密詔戒之 先是曹瑋及張崇貴上涇原環慶
兩路州軍山川城寨圖已未帝出以示王欽若等曰處
置咸得其宜至于儲備亦極詳悉宜令別畫二圖用樞
密印一付本路一畱樞密院案圖以計事 辛酉賜秦
山隱居秦辨號貞素先生放還山辨自言百三十歲帝
召至京與語多言五代事亦無它奇但能服食至長年

耳 癸亥詔幕職州縣官除廣南福建路令預偕俸錢
外江浙荆湖遠地麟府等州河北河東緣邊州軍自今
竝許預偕兩月俸餘近地一月 是日後宮李氏生子
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謂起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
不知也帝曰朕始生子卽入禁中懷金錢出掖以賜起
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莊重寡言帝命爲司寢
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心惡之帝私卜釵完當生
男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毀帝喜甚已而果生子是爲
仁宗後封李氏爲崇陽縣君 甲子遯葬太后於乾陵
賜大丞相耶律德昌名曰隆運庚午賜宅及陪葬地遯

羣臣上言山陵已畢宜改元遼主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不孝也羣臣曰前代帝王以日易月宜法舊制遼主曰寧遵舊制不爲不孝之人太常博士石待問上時務策十數條大率言北鄙凶變非與中國渝盟卽遭其弟篡奪乞選將練兵爲之預備又言先朝多任中人陵轢將帥故罕成功帝曰人臣指陳時政有關朕躬過失雖不近理亦當優容之待問乃以祖宗制度所無之事悉爲矯誣是不可恕也卽令翰林學士李宗諱詰之待問辭窮已而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不得僉署州事乙亥出內庫錢五百萬贖故宰相呂端居第賜其子

蕃先是帝謂王旦等曰端諸子皆幼長子蕃病足家事不理舊第已質于人兄弟不同處昨令中使視之蕃扶杖附奏求賜差遣朕思之不若出內庫錢贖還舊第令其聚居又僦舍日得千錢可以贍養然蕃頗懦當諭旨凡有支用置簿歲上內侍省後六年蕃爲弟蔚娶妻又表獻居第求加錫予且言負人息錢甚多旦曰陛下恤孤念往以勸人臣而蕃重煩聖念不可聽帝曰宐別出內庫金帛賜之俾償宿負蕃弟荀仍與西京差遣令蕃同往自今無得僭使它財命有司爲掌僦課給其家復詔樞密院察其妄費旦曰陛下推恩終始極矣唐元和

中還魏徵舊第止降一詔何嘗委曲如是邪 是月知
雄州兼河北安撫使李元則言久戍邇乞給假暫乘傳
赴闕詔許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遷去其部尚書都僉事和安總攝湖北湖廣盛天軍務環衛等處三等軍都尉吳汝

宋紀二十九

起上章開茂五月盡重光大
淵獻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眞宗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

帝

大中祥符三年

遼統和二
十八年

五月己卯朔遼主如中京

丙戌安定郡王惟吉薨魏王德昭之子好學善屬文嫻

草隸飛白性至孝初太祖命孝章皇后撫養之及后薨

哀過所生每誦詩至生我劬勞句涕泗交下宗室中稱

其賢諡康孝

甲午詔獎知益州任中正轉運使言吏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民列狀願畱之也中正及并州劉綜皆以善政聞帝謂
輔臣曰藩方重地切在得人自今須歷方面始可擢爲
大官卿等悉之 辛丑京師大雨平地數尺壞廬舍民
有厭死者賜布帛 先是高麗國王王治之妃皇甫氏
有外族金致陽出入宮掖人言其有私王治杖致陽配
遠地王治薨子誦嗣位年十八矣皇甫妃攝政召致陽
授閤門通事舍人不數年貴寵無比皇甫妃生子卽私
於致陽所生也謀立爲王後王誦有從弟詢號大良院
君皇甫妃忌之彊令爲僧復遣人潛害賴寺僧匿之獲
免王誦有疾密召給事中蔡忠順諭以輔立詢勿令國

屬異姓忠順議遣人迎詢而召西北面巡檢使康肇入
衛肇間召行至洞州其幕下主書魏從掌書記崔昌素
怨王誦謀爲亂給肇曰王疾篤命在頃刻宜徐行觀變
肇猶豫不行皇甫妃聞肇且至惡之遣內侍守岳傾以
過之肇父在王京知覺隙已開乃爲書納竹杖中令奴
除髮爲僧報肇曰王已逝羣凶用事可亟舉兵來奴晝
夜急走至肇所氣竭而斃肇挾杖得書信爲然卽率甲
騎五千聲言入靖國難至平州始知王誦未薨喪氣垂
頭良久其黨曰業已來不可止也肇意遂決廢王誦爲
讓國公殺致陽遷皇甫妃於黃州流其親黨於海島遣

兵迎詢立爲王詢以肇爲西京留守肇旋弑王誦于積

城縣遜主謂羣臣曰康肇弑其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

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羣臣皆曰可國舅詳袞舊作詳

蕭迪里舊作敵烈今改諫曰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抗敵況陛下

在諒陰年穀不登創痍未復高麗小國城壘完固勝不

爲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告問其故

彼若伏罪則已不然興師未晚遜主狃於南伐之勝不

聽丙午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後異宋史遼史俱云

從兄詢高麗史王誦之立年十八矣東國通鑑云皇甫

氏逼大良君詢爲僧年十二初寓崇教寺後寓居三角

山神穴寺是詢實誦之從弟故遜主飛書以諭高麗亦

謂逆臣康肇弑君立幼也李氏長編作高麗王誦卒其

弟謂權領國事蓋高麗久與宋絕故李氏不知有康肇
試君之事然以詢爲誦之弟則與高麗史東國通鑑相
合今從之又高麗史東國通鑑俱作康兆宋遼史俱作康肇今從宋遼史

使告糴詔雄州糴粟二萬石賤價賑之 知河中府楊

舉正言本府父老僧道千二百九十人狀請車駕親祀

后土詔不許 丙辰頒諸州釋奠元聖文宣王廟并祭

器圖 詔前歲陝西饑民有鬻子者官爲贖還其家

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尙書郭贊卒帝以舊學故親往哭

之輟朝三日贈左僕射諡文懿贊喜延譽後進宋白趙

昌言皆其所薦也 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尙書邢昺被

病請告壬戌帝親臨問賜藥一奩故事非宗戚將相無

省疾臨喪之禮惟郭贊與尉以恩舊特用之及卒輟朝
二日贈左僕射洪湛之得罪也尉力居多王欽若德之
尉被寵幸亦欽若左右之 秋七月丙申戶部尙書溫
仲舒卒贈左僕射謚恭肅仲舒少與呂蒙正契厚又同
登第仲舒黜廢累年蒙正居中書極力援引及被任用
反攻蒙正士論薄之 己亥詔南宮北宅大將軍已下
各赴書院講經史諸子十歲以上並須入學每日授經
書至午後乃罷仍委侍教教授伴讀官誘勸無令廢惰
辛丑文武官將校耆艾道釋三萬餘人詣闕請祀汾
陰后土不允表三上八月丁未制詔以來年春有事於

汾陰 戊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安爲祀汾陰經度制
置使翰林學士李宗諤副之 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獻
錢帛三十萬以佐用度詔褒之己酉發陝西河東兵五
千人赴汾陰給役置急腳遞鋪出廢馬增驛傳遞鋪卒
至八千餘人 庚戌命翰林學士晁迥楊億等與太常
禮院詳定祀汾陰儀注 詔汾陰路禁弋獵不得侵占
民田如東封之制 壬子昇洪州屢火遣使存撫祀
竟內山川 甲寅召近臣觀書龍圖閣帝閱元和國計
簿三司使丁謂進曰唐江淮歲運米四十萬至長安今
乃五百餘萬府庫充仞倉廩盈衍帝曰民俗康阜誠賴

天地宗廟降祥而國儲有備亦自計臣宣力也謂再拜謝

丁巳詔寶鼎縣不得笞筆人有罪竝送府驅遣
庚申解州言池鹽不種自生其味特嘉取其精明尤異
者上進詔遣使祭池廟 賜大理評事蘇耆進士及第
耆易簡子宰相王旦女婿也耆先舉進士及唱第格在
諸科知樞密院陳堯叟爲帝具言之帝顧問旦旦卻立
不對者曰願且修學旣出堯叟謂旦曰公一言則耆及
第矣旦笑曰上親臨軒試天下士示至公也且爲宰相
自薦親屬於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無失禮堯叟愧謝
曰乃知宰相眞自有體至是耆獻所爲文召試學士院

而有是命旦長女婿殿中丞雍邱韓億亦嘗獻所爲文
帝亟欲召試旦力辭之億例當守遠郡帝特召見改太
常博士知洋州旦私語其女曰韓郎人川汝第歸吾家
勿憂也吾若有求於上它日使人指韓郎緣婦翁奏免
遠適則其爲損不細矣億聞之喜曰公待我厚也 丙
寅遊主謁顯陵乾陵 丁卯羣臣五表請上尊號不許

遼主自將伐高麗以皇弟楚王隆祐畱守京師北府

宰相駙馬都尉蕭已雅爾舊作排押今改爲都統北面林牙蕭

僧努舊作僧奴今改爲都監致思長編述遼人興師之故云高麗嘗築六城於境上契丹以爲貳

於己遂舉兵奄至城下焚蕩宮室剽掠居人詢徙居昇
羅州以避之兵還乃遣使請和案聖宗伐高麗實因康

舉被君之故至索還六城乃是後事
長編率合爲一蓋傳聞之誤今不取

辛未命曹利用

祭汾河 有司定祀后土儀度廟庭擇地爲埴其玉冊

玉匱石匱石礪印寶悉如社首之制從之 乙亥河中

府父老千七百人詣闕迎駕帝勞問之賜以綈帛 九

月戊寅詔西路行營宣令儀鸞司止用油幕爲屋以備

宿衛不須覆以蘆竹 辛巳河東轉運使兵部郎中陳

若拙請以所部緡錢芻粟十萬轉輸河中有助經費許

之 癸未陳堯叟言築壇於睢上如方丘之制廟北古

雙柏旁起堆阜卽就用其地焉 乙酉遼使冊西平王

李德明爲夏國王旋遣樞密直學士高正引進使韓杞

宣問高麗王詢致異東國通鑑云秋七月契丹遣給事
遼史不載高麗史云八月丁未朔遣內史侍郎平章事
陳頤直中臺尚書右丞尹餘如契丹九月遣左司員外
郎金延保秋季問候左司郎中王佐進將作丞白日昇
如東京修好是高麗之遣使于遼也屢矣至高正韓杞
之使高麗史繫于十月又以高正
為給事中俱與遼史異今從遼史 丁亥帝作宗室座

右銘并注賜寧王元偓而下從判宗正等趙湘請也

知華州崔端言父老二千餘人欲詣闕請幸西嶽詔荅
之 癸巳杖殺入內高品江守恩於鄭坐擅取民田麥
穗及私役軍士故也論者謂朝廷行罰不私中外莫不
悚慶 初有司議祀宇之旁難行觀禮欲竢還至河中
朝會肆赦於是陳堯叟等言寶鼎行宮之前可以設壇

壤如東封之制詔如堯安等奏 甲辰內出綬撫十六

條頒江淮南安撫使 冬十月庚戌陳堯安言解州父

老欲詣闕奉迎車駕詔堯安諭止之 戊午命三司使

丁謂赴汾陰路計度糧草 庚申丁謂等上大中祥符

封禪記五十卷帝製序藏祕閣 是月女真進良馬萬

匹於遼乞從征高麗遼主許之攷異是時女真方臣服於遼而契丹國志云女

真與高麗合兵拒遼長編亦云高麗與女真合疑皆傳聞之誤長編又載李允則疏云頃年契丹加兵女真女

真軍纔萬人所居有亥城以水沃之凝爲堅冰不可上距城三百里焚其積聚設伏於山林以俟之契丹旣不

能攻城野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爲山林之兵掩襲殺戮今契丹趨遼陽城伐高麗且涉女真之境女真雖小契

丹不能勝也此蓋過境偵伺之言殊非當日事實今不取高麗王王詢遣使奉表於

遼乞罷師不許

夜異高麗史云冬十月參知政事李禮鈞右僕射王同穎如契丹請和十一月

丙子朔遣起居郎姜周載如契丹賀冬至契丹遣將軍蕭凝來告親征蓋高麗之乞罷師自在十月遼主之不許則在十一月也

今從遼史連書之

十一月戊辰司天臺韓顯符所造

銅渾儀徙置於龍圖閣召輔臣同觀詔顯符擇監官或子孫可教者授其法李允則以遼人舉兵伐高麗事上聞帝謂王旦等曰契丹伐高麗萬一高麗窮蹙或歸于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旦曰當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貢奉累歲不一至帝曰然可諭登州待其旭如高麗有使來乞師卽語以累年貢奉不入不敢達于朝廷如有歸投者第存恤之不須以聞遼主自將步

騎四十萬號義軍乙酉渡鴨綠江康肇率師禦之戰敗
退保銅州遼主封書於箭諭高麗曰朕以前王誦服事
朝廷久矣今逆臣康肇弑君立幼故親率精兵已臨國
境汝等能縛送康肇即可班師丙戌肇分兵爲三隔水
而陳一營於州西據三水之會肇居其中一營於近州
之山一附城而營肇以劍車排陳遼師進攻之屢卻肇
遂有輕敵之心與人彈碁丙戌遼先鋒耶律敏諾舊作益奴
今改率詳袞耶律達魯舊作魯今改擊破三水砦擒斬肇及副
將李立追亡數十里獲所棄糧餉鎧仗不可勝計會遼
主軍至斬首三萬餘級戊子銅鞮貴寧等州皆降都統

蕭巴雅爾復大破高麗於努古達嶺辛卯王詢遣使上

表請朝遼主命羣臣議皆謂宜納積慶宮使耶律瑤珠

舊作瑤質今改獨曰詢始一戰而敗遽求納款此詐耳納之恐

墮其計待其勢窮力屈納之未晚遼主亟於成功許其

朝遂禁軍士俘掠以政事舍人馬休佑爲開京畱守安

州團練使昂克巴舊作王人今改爲副畱守遣太子太師伊蘭

舊作乙將騎兵一千送休佑等赴京又遣右僕射高正

率兵往還王詢先是詢遣中郎將智蔡文援西京而遼

令盧頤劉經入西京諭降其守將已繕降表矣蔡文至

焚其表殺頤經城中疑貳蔡文出屯城南會東北界都

巡檢使卓思正率兵至與蔡文合兵入城守遼又使韓杞等往諭思正出驍騎突殺杞等

攷異遼史作韓喜孫今從東國通鑑作韓

杞思正以蔡文為先鋒出拒休佑伊蘭等敗走又圍高

正使館正與麾下壯士突圍出餘卒多死遼主怒復遣

伊蘭擊之蔡文累戰皆敗越五日遼主進駐城西城中

兇懼思政佯言出戰夜開門遁蔡文奔還高麗諸臣欲

降姜邯寶曰當避其鋒徐圖興復耳王詢乃夜攜後宮

及吏部侍郎蔡忠順等遁去巴雅爾敏諾等破開京焚

宮廟民居皆盡追至清江而還

攷異遼史十一月乙酉大軍至鴨綠江至庚子

王詢棄城遁相去祇十六日而遼主班師自在次年正月乙亥朔當時開京已破遼主何以久留高麗遼史亦

未明言其故也據東國通鑑十一月辛卯契丹主自將步騎四十萬號義軍天兵渡鴨綠江王辰康肇等與契丹兵戰敗於甲午契丹主以錦衣鉞器等物賜鎮將丁酉師進至通州移軍銅山下康兆引兵出通州分軍爲三契丹先鋒耶律敵諾破其砦擒康兆甲寅契丹兵破肅州乙卯卓思政殺遼使韓杞丙辰智蔡文出戰翼日蔡文敗走西京諸將皆潰已未統軍錄趙元復收散卒守西京辛未高麗王南走自辛卯至辛未已四十一日蓋遼師克開京自在十二月故遼主至正月始班師也但東國通鑑所載月日與遼史參差難以覈定今仍從遼史

甲寅陝州言寶鼎縣黃河清十二月丙午寶鼎縣

黃河再清集賢校理晏殊獻河清頌 王子大宴含光

殿軍校營在新城外者竝令終宴至夕遣內侍持錦往

請門堠盡出闔扉入鑰匙爲定制 乙卯告太廟奉天

書如東封之制 丙辰以資政殿大學士向敏中權東

京畱守三司使丁謂爲行在三司使鹽鐵副使林特副
之 丁巳翰林學士李宗諤等上新修諸道圖經千五
百六十六卷詔獎之 禁扈從諸色人燔蕪道路草
知雜御史趙湘請依周禮置土訓誦訓纂錄所經山
川古迹風俗以資宸覽詔錢易陳越劉筠宋綬掌其事
每輒進一卷 龍圖閣待制孫奭由經術進守道自處
卽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帝嘗問以天書奭對曰臣愚
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知奭朴忠每優容之是歲
特命向敏中諭奭令陳朝廷得失奭上納諫恕直輕徭
薄賦四事頗施用其言及將有汾陰之役會歲旱京師

近郡穀價翔貴災遂奏疏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
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
西幸則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
陰后土事不經見晉漢武帝將行封禪大禮欲優游其
事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浸尋于泰山今陛
下旣已登封復欲行此其不可二也周禮園丘方澤所
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雖立五時以祀
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
卿之議徙汾陰后土于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
陛下乃欲舍北郊而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

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梠本其不可四也河東者唐王業所起之地唐又都雍故明皇閒幸河東因祀后土與聖朝事異今陛下無故欲祠汾陰其不可五也夫遇災而懼周宣所以中興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荅天譴豈宜下詢姦回遠勞民庶忘社稷之大計慕簫鼓之盤游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八月入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天戒丁寧陛下未悟其不可七也先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其不可八也陛下欲

行此禮不過如漢武帝唐明皇刻石頌功而已此皆虛名也陛下欽明清哲當追蹤二帝三王之事豈止效此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嬖寵害政姦佞當塗身播國屯兵纏魏闕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其不可十也臣猶懼言不逮意願少賜清問以畢其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諭以具條再上於是夷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眾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攘奪之盜必行契丹治兵不遠邊境雖馳單使寧保其心智黃巢出自凶饑陳勝起于徭戍隋煬帝緣勤遠略

唐高祖由是開基晉少主智昧邊防耶律德光因之入
汴今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罔念民疲不虞邊患涉
仍歲荐饑之地修違經久廢之祠又安知饑民之中無
黃巢之劇賊乎役徒之內無陳勝之大志乎肘腋之下
無英雄之窺伺乎燕薊之間無敵人之觀釁乎陛下方
祠后土駐蹕河中若敵騎敗盟忽及漘淵陛下知魏咸
信能堅據河橋乎周塋居中山能摧鋒卻敵乎又或渠
魁俠帥嘯聚原野劫掠州縣侵軼郊畿行在遠聞得不
驚駭陛下雖前席問計羣臣欲偕筮出奇以臣料之恐
無及也又竊見今之姦臣以先帝寅畏天災詔停封禪

故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也先帝欲北平幽
朔西取繼遷大勲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
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而乃卑辭重幣求和于
契丹蹙國糜餼姑息于佞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
下罔上爲己任揆造祥瑞假托鬼神才畢東封便議西
幸輕勞聖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謂已大成勲績
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
嘆痛哭也時羣臣數奏祥瑞吏又上疏言五載巡狩虞
書常典觀民設教義易明文何須紫氣黃雲始能封嶽
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今野鵬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

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欺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竊笑有識盡然上玷聖明不爲細也疏入不報

四年

遼統和二十九年

春正月乙亥朔遼主自高麗班師所降

諸城復叛至貴州南峻嶺谷大雨連日馬駝皆疲甲仗

多遺棄霽乃得渡

及異遼班師自在二十九年徐氏後編繫於二十八年今改正又長編云

契丹大舉伐高麗大敗帳旗罕有還者官屬戰歿大半乃令燕薊選常干仕進及稍知書以補其乏歸取介冑萬副隆慶以疑閉不給拔寨遁歸與遼史異案東國通鑑云正月乙亥契丹土陷京城焚燒太廟宮闈民居皆盡乙酉契丹兵退此高麗人所自言雖繫日小異而遼史實以勝歸特歸途遇雨多所遺棄耳何至如長編所言東都事略云隆緒自遼陽伐高麗爲其所敗將士沒者過半皆失實之詞也今不取

陝西提

點刑獄官言邠寧環慶副都部署陳興縱所部禁兵劫盜詔釋不誅辛巳徙知永興軍王嗣宗代之邠州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羣狐處焉妖巫挾之爲人禍福凡水旱疾疫悉禱之及嗣宗至毀其廟熏其穴得數十

狐盡殺之淫祀遂息

攷異陳水記開云嗣宗知汾州事州有某王廟巫祝假之以惑百姓

云云攷嗣宗未嘗知汾州蓋邠字之譌今從長編

詔執事汾陰懈怠者罪勿

原 癸未代州言粟斗十餘錢 乙酉親習祀后土儀

於崇德殿 丁亥謁啓聖院太宗神御殿普安院元德

皇后聖容告將行也 己丑遼主次鴨綠江庚寅皇后

及皇弟楚王隆祐迎於來遠城 丁酉車駕奉天書發

京師羣臣言日上有黃氣如匹素五色雲如蓋是夕次
中牟縣 戊戌次鄭州命陳彭年王昭同詳定邀駕詞
狀 庚子次鞏縣判河陽張齊賢見於汜水頓侍食畢
卽還任 辛丑過訾邨設帳殿奉置山陵神坐帝韞袍
拜哭奠獻是日有白霧起陵上俄覆神幄羣臣以爲帝
哀慘所感夕次偃師縣壬寅至西京 甲辰發西京至
慈澗頓大官始進素膳夕次新安縣 二月乙巳朔次
澠池縣 戊申東京言獄空 壬子出潼關渡渭河次
嚴信倉遣近臣祀西嶽 丙辰次永安鎮遣近臣祀河
濱 丁巳發永安鎮羣臣言有黃雲隨天書輦法駕入

寶鼎縣奉祇宮 戊午致齋召近臣登延慶亭南望仙
掌北瞰龍門自宮至雕列植嘉樹六師環宿行闕旌旗
帟幕照耀郊次眺覽久之 己未寶鼎縣守臣言漢泉
湧有光如燭庚申羣官宿祀所 辛酉具法駕詣雕壇
夾路燎火其光如晝甬道盤屈周以黃麾仗至壇次服
袞冕登壇祀后土地祇備三獻奉天書於神坐之左以
太祖太宗竝配悉如封禪禮司天奏言黃氣繞壇月重
輪眾星不見惟大角光明少頃改服迎天冠絳紗袍乘
輦詣廟登歌奠獻省封石匱遣官分奠諸神登鄴邨亭
視汾河望梁山顧左右曰此漢武帝泛樓船處也卽日

還奉祇宮詔以奉祇宮爲太寧宮增葺殿室設后土聖
母像又遣官祭告河濱 壬戌御朝覲壇受羣臣朝賀
大赦天下恩賜如東封例建寶鼎縣爲慶成軍給復二
年賜天下醺三日大宴穆清殿賜父老酒會衣帛帝作
汾陰二聖配饗河濱西海等贊 癸亥發慶成軍觀漢
泉夕次永安鎮甲子次河中府幸舜廟賜舜井名廣孝
泉度河橋觀鐵牛又幸河濱廟登後亭見民有操舟而
漁秉耒而耕者帝曰百姓作業其樂乎使吏無侵擾則
日用而不知矣召草澤李濱劉吳濱以疾辭授吳大理
評事致仕濱瑩子淳澹好古主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

勸其仕瀆皆不荅於是直史館孫冕言其隱採陳堯叟
復薦之既辭疾不至遣內侍勞問令長吏歲時存問

乙丑御宣恩樓觀酺 加號西嶽金天王曰順聖金天

王遣鴻臚少卿裴莊祭告又詔葺夷齊廟 丙寅賜親

王輔臣百官酺宴於行在尙書省凡二日 戊辰發河

中府己巳次華陰縣幸雲臺觀觀陳搏畫像除其觀田

租庚午謁順聖金天王廟羣臣陪位遣官分奠廟內諸

神又幸巨靈真君觀竝除其田租宴從官父老於行宮

之宣澤樓召見華山隱士鄭隱敷水隱士李寧賜隱號

曰貞晦先生 辛未次閬鄉縣召承天觀道士柴通元

賜坐問以無爲之要除其觀田租通元年百餘歲善服
氣語無文飾多以修身謹行爲說云 壬申次湖城縣

宴虢州父老於行宮門

三月甲戌朔次陝州召草澤

魏野辭疾不至野居州之東郊不求聞達趙昌言寇準
來守是州皆賓禮焉野爲詩精苦有唐人風遼使者嘗
言本國得其草堂集上帙願求全部詔與之至是帝巡
幸之暇回望林嶺閒亭檻幽絕意非民俗所居時野方
教鶴舞俄報有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帝乃遣使圖上
其所居令長吏常加存撫 乙亥幸順正王廟宴從官
父老於霈澤惠民樓又登北樓望大河賜運河卒時服

是日雨石普請駐蹕城中勿涉泥濘因令扈從至西京
戊寅次新安縣帝之還也以道遠閔衛士肩輿執蓋
之勞多乘車馬御烏藤帽翼日入西京以知河南府薛
映有治狀賜詩嘉獎癸未張齊賢自河陽來朝召之也
甲申幸太子太師呂蒙正第慰撫之賜賚有加問蒙
正諸子孰可用對曰臣之子豚犬耳臣姪夷簡宰相才
也 陳堯叟李宗諤自河中府來朝言初經度祀事至
禮畢凡土木工三百九十萬餘止役軍士輦送糧草供
應頓遞亦未嘗差擾編民帝稱善 戊子丁謂言有鶴
二百餘翔天書殿上又有五百餘飛集太清殿 乙丑

御五鳳樓觀酺 車駕將朝陵甲午發西京 乙未帝
素服乘馬至永安縣齋于行宮丙申謁安陵永昌永熙
元德皇太后陵帝奠獻悲泣感動左右又徧詣諸后陵
諸王墳致奠命中使徧祭皇親諸墳及詣汝州祭秦王
墳 丁酉次鞏縣張齊賢辭歸河陽賜衣帶器幣如侍
祀例 戊戌至汜水縣虎牢關路險命執炬火以警行
者河陽結采爲樓備樂奏帝以太宗忌辰甫近亟止之
夕至滎陽縣改虎牢關爲行慶關 己亥次鄭州庚子
召從官宴于回鑾慶賜樓宴父老于樓下不作樂 癸
卯次瓊林苑賜部署鈐轄羊酒犒設將士 遼大丞相

晉國王耶律隆運從征高麗還得疾遼主與后親臨視

桑是月卒年七十一贈尚書令諡文忠官給葬具建廟

乾陵側

致異東都事略謂遼主父事隆運日追其弟隆慶隆祐一問起居隆運既卒與太后同柩而葬

長編亦云大中祥符二年太后歸政於契丹主未踰月殂耶律隆運尋亦卒與太后同柩而葬隆運即韓德讓

也大中祥符三年正月過臣奏韓德讓死皆傳聞之誤也遼史謂隆運賜姓名王齊晉有寵於太后而然是太

后之寵隆運遼史未嘗爲之諱言然太后以統和二十七年殂即祥符三年隆運以統和二十九年死相隔三

年則同柩而葬之誣不辨自明矣今不取遼以北院大王耶律實嚕舊作室魯今改

爲北院樞密使封韓王自耶律隆運知北院職多曠廢

實嚕拜命之日朝野相慶隆運之病也遼主問孰可代

卿者隆運曰北院郎中耶律世良可任也實嚕復就問

北府之選隆運曰無出世良右世良才敏給練達典故
選主嘗識之遂代實嚕爲北院大王 夏四月甲辰朔
駕至自汾陰 己酉謁太廟又謁元德太后廟 庚戌
詔以時漸炎燠京師賜酺宐至今秋 癸丑遣近臣祭
謝后土西嶽西海西瀆又遣官分詣諸陵致祭 己未
詔恭上汾陰后土廟額曰太寧以河中府進士薛南爲
試將作監主簿首詣闕請祀汾陰者也 乙丑葺尙書
省三月而畢 丁卯許國公呂蒙正卒贈中書令謚文
穆蒙正有器量居政府不喜更張初參知政事入朝有
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不聞同列不能平

令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一知姓名終身不能忘不如弗知也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蒙正曰我誠無能但善用人耳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問者歎服 五月甲戌朔遼主詔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歷又詔帳族有罪黥墨依諸部人例 刑部郎中王濟卒臨終自草遺表大率以進賢退諛佞罷土木不急之費爲言餘不及私 癸巳詔州城置孔子廟

乙未詔加上五嶽帝號以向敏中等爲五嶽奉冊使往

致祭奉冊袞冕焉 遼以參知政事劉慎行爲南院樞

密使南府宰相邢抱質知南院樞密使事慎行景之子

抱質抱朴之弟也 六月丙午太白晝見 乙卯遼北

院樞密使韓王寶嚙卒丙辰以南院大王華格

舊作化哥今改

爲北院樞密使先是遼西北路招討使蕭托雲

舊作圓王今改

自肅州還詔尙金鄉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同政事令門

下平章事托雲言於遼主曰準布

舊作阻卜今改

宜各分部治

以節度使丁巳置準布諸部節度使自後節度使往往

非材部民多怨 兩浙福建荆湖廣南諸州循僞制輸

丁身錢歲凡四十五萬四百貫民有子者或棄不養或

賈爲僮僕或度爲釋老秋七月壬申朔詔悉除之 國
史院進所修太祖紀帝錄紀中義例未當者二十餘條
謂王旦王欽若等曰如以鐘樓鼓爲漏室密務爲甄官
豈若直指其名也悉宜改正欽若曰此晁迥楊億所修
帝曰卿嘗參之耶旦曰朝廷撰集大典竝當悉心務令
廣備初無彼此之別也因詔每卷自今先奏草本編修
官及同修史官其初修或再詳看皆具載其名如有改
正增益事件字數亦各於名下題出以考勤惰 壬午
鎮耆昌等州地震 甲午馮拯罷爲刑部尙書知河南
府 八月帝謂宰相曰朝廷宜守經制儻務更張則攀

擾者眾乃知命令之出不可不謹今言某事有利輕爲
釐革始則皆以爲當久乃翻成有害須加裁正是朝令
夕改也又涖官之人不必過爲寬恕以致弛慢或揆求
罪惡不顧煩擾抑又甚矣王旦曰古人有言法出而弊
作令下而姦生寬則民慢陷法者多猛則民殘無所措
手足正爲此也 甲辰兗州言蚱蜢生有蟲青色隨蠶
之化爲水時謂旁不肖蟲帝謂宰相曰昨遣人潛視東
畿苗稼大率所傷不過三四分王旦曰陛下憂民之切
上天固當垂祐矧連歲豐稔今茲小損亦未至失所
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楊覃勤於吏事所至以幹局稱南

海有番舶之利前後牧守或致誦議覃循謹清介遠人
宜之及卒父老有洒泣者 三司使丁謂言東封及汾
陰賞賜億萬加以調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筭恩澤寬大
恐有司經費不給帝曰國家所務正在澤及下民但敦
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當富足 乙巳太白晝見 乙丑
刻御製大中祥符頌於左承天祥符門 河決通利軍

九月癸巳御乾元樓觀醵凡五日 是秋遼主獵於

平地松林

冬十月庚子朔遼主駐廣平淀

攷異據遼史朔攷此

月庚子及十二月庚子皆朔日也而聖宗紀並失書朔
以下文十一月庚午朔推之明係紀有脫文今補入

丁巳帝以江南淮南接壤而鹽酒之價不等令三司

與江淮制置發運使李溥規定以聞有司言慮失歲課
帝曰苟優於民何顧歲入邪 殿中侍御史薛奎性剛
不苟合遇事敢言帝時數宴大臣至有罷醉者奎諫曰
陛下嗣位之初勤心萬務而簡於宴幸今天下誠無事
而歡樂無度又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尊朝儀帝
善其言 十一月庚午朔遼主如顯州 丙子帝御崇
政殿親試進士賜張師德等及第出身有差師德去華
子也 壬午知河南府馮拯請增給官市芻粟之直陳
堯叟曰增直以市不若徙馬它所京師馬舊置二萬今
留七千有餘悉付外監仍欲於七千之中更以四千付

淳澤監歲可省芻粟三百餘萬若有給賜朝取夕至矣
從之帝又曰馬及十萬當且止王旦曰聽民間畜養官
中緩急以本直市之猶外廩耳且所費芻粟皆出兩稅
少損馬食用資軍儲亦當世之切務馬知節曰馬多不
精雖十萬匹選可用者當得四五萬耳多蓄驚弱其費
愈甚帝然之工部侍郎种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
有貽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岳谷放不荅放
晚節頗飾輿服於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彊市
者遂致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王嗣宗之出守長安
始甚敬放放被酒稍倨互相譏誚嗣宗怒因上疏言所

部兼井之家凡十餘族而放爲之首且述放弟姪無賴
奪編氓厚利願賜放終南田百畝徙放嵩山疏辭極其
醜詆目放爲魑魅且屢遣人責放不法帝方待放厚詔
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而止於是放自乞徙居嵩山
詔遣內侍起第賜之然猶往來終南案視田畝每行必
給驛乘時議浸薄焉 戊戌詔加上五嶽諸后之號仍
遣官祭告 是月詔遣使臣一人管勾故太師趙普家
事普妻和氏卒因其家自請而從之 十二月庚子朔
遼主復如廣平淀 戊申太常博士江嗣宗言陛下躬
臨庶政十有五年殿庭閒事一取聖斷有勞宸慮今請

禮樂征伐大事出於一人自餘細務委任大臣百司
曰此頗識大體乃詔袁嗣宗從其所請 癸丑遷以知
南院樞密使邢抱質年老詔乘小車入朝 是月遷置
歸寧二州 是歲選御試進士放高永顏等二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